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一一八册目次

夏峯先生集十四卷首一卷補遺二卷

〔清〕孫奇逢撰
清道光二十五年大梁書院刻本

..... 一

亭林遺書十種二十七卷

〔清〕顧炎武撰
清吳江潘氏遂初堂刻本

..... 三八九

夏峯先生集十四卷首一卷補遺二卷

〔清〕孫奇逢撰

清道光二十五年大梁書

院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道光乙巳仲秋

夏峯集

大梁書院重槧

重刻夏峯先生集序

嘉慶中史臣奉

諭旨纂儒林文苑諸傳予以從子
寶甫充纂修官助之采輯始得讀
夏峯先生之書於時卿尹庶司賢
有志者多從傳鈔以讀知先生之
學者甚眾顧所見歲寒居文與靜

脩椒山兩先生文同編曰容城三
賢集財數十首非完書自來大梁
旁求久之未獲學使許信臣編修
至適予子鬯醇館於輝學使命之
采訪乃得此本於先生七世孫秀
才孫錕所云勵有存者學使忻然
首出俸金為倡諸公先後至樂於

共成之遂付剞劂而任予以校勘
攷先生遺文其初趙寬夫有事蒐
集久而未定竟失其彙至先生之
孫擔峯氏重為哀錄始成此本凡
十四卷其難能也已今以明季所
作語涉禁避者遵乾隆間廷議刪
去數篇及酬應之作亦間汰一二

二

其語錄本在諸體之後今以冠首
者從朱子手定二程全書例也它
悉仍其舊郭生程先示予以魏蓮
陸所編語錄增多本集若干條別
輯為一卷鬯醇於志乘中得雜文
若干篇併所見先生手蹟數件連
錄之附家規於後又為一卷總為

十六卷當先生之犯危難以救左
魏周諸賢也志節聞於天下偉矣
哉然是時先生年已四十餘講道
修德久矣其事固動於義理之不
容已而非若意氣相赴忼慨一時
者之所為也洎

聖朝定鼎先生年六十有一矣長

三

為逸民高蹈不出亦在人意中爾
乃先生則於困危險阻造次顛沛
之中非道不言非禮不行處坎心
亨龍德而隱自公卿大夫士下至
傭夫走卒婦孺之流暫而片語相
接久或終歲相從皆煦之以春風
福之以白日淺深高下如量而予

人人有以解其癥結而獲其本心
一歸之於為善屬徵聘之

命屢下明示四方有所矜式而中
朝大臣若柏鄉蔚州兩魏公孝感
熊公曹厚菴施尚白兩學士許酉
山侍郎以及疆邑守土之臣邱園
遺佚之老或親炙或通書既已問

四

道質疑不厭矣其奉一言以從政
苟有所為而民安之則曰吾奉孫
先生教者又往往然也固不獨湯
耿二公及於門牆而已故先生之
教沛然大行達於朝而上為道揆
施於野而下為善俗其在近世講
學諸子風聲所被教澤所加未有

及先生者也際貞元絕續之時明
大道於方來佐

聖治於在下有若天心啟牖之一
人以維持一綫之緒者故柏鄉在
同時直擬之以箕子是殆非先生
所欲居迺若隋唐之間稱河汾宋
元之間稱江漢雖門多將相而王

五

霸雜用或獨抱遺書傳之其徒以
視先生之道孚上下而澤及生民
者其遭逢氣象為何如哉我
皇上踐阼之初下采清議數年間
先生與睢州俱奉
命從祀兩廡今者諸公又棊布其
遺集於以嘉惠士林而又意存私

淑也不亦宜乎後之學者誠能讀
先生之書而有得焉窮可為蓮陸
寬夫退可為逸菴達則為睢州而
志事益著是則先生之教思將與
是集為无窮而百餘年之藏山舊
籍一旦復出於世豈偶然哉豈偶
然哉不勝踴躍嚮往之情爰識諸

六

首簡云
道光二十有五年孟秋之月庚申
朔嘉興後學錢儀吉謹序

夏峯先生集舊敘

聞之天地人相維而世天地何事事天地者人也天地窮罔界厥事于人人始嗇其事於身爾噫人事周而所請天地有外焉者乎故風雷災雋山澤龍蛇天地不代也運會之窮有時而見天田兩失飛躍不乘中不在人也潛離之端可得而盡自盡已成已成道著不是無罔而所為事天地者辭其名不辭其實此易之所以不窮也亡友史周嘗從事于斯矣標子臣之極綜帝王之變其言曰易之災限三十未有無故而當此位者也然聖

夏峯集

舊敘

一

賢猶不以是輟明王之治至哉言乎五精漸薄乾坤弗屬皇虞系渺功利榛蕪尼山有作大象爰立專其事于人以詔萬世之事天地者乃由漢而上常行變錯由漢而下變起常絕故晉唐宋之變非猶夫三代之變也中外倒置陰陽易位五伯而後蘇門所悲于是寓生達者遠巡斂而事身則亦愈重蓋數奪鬼神而不能奪匹夫之身身者天地之所不能變也寓茲剝爛乃覘安宅一絲是維其重九鼎漢大南州魏高遼寓晉尊彭蠡隋挺河汾屹宋者邵周楫元者劉許是皆水火不災不

革不蝕大進修之學懋開存之業其事彌裔其用彌周

持天地之窮而不窮于天地以系尼山是稱克裔云爾余生百罹涉進退之藩抱只尺之義大思無以報亡友而晚交鍾元先生者喜而嘆曰是其事身者耶是其身事事天地者耶先生容人也道業夙聞讀書易水之上當神廟末年天下豫鳴公獨介石友通仕隱交盡南北標榜不至譽咎不居辭正深間可云嘉遯既而上谷雲擾乃去靜修之居徂徠孫邵屆共城止焉謹躬恕物惠表清衷微彰柔剛蚤用括囊以謝聖明之辟而正容悟

夏峯集

舊敘

二

物隨事迪忠則諸侯可得而友也至其困旅之中顛沛之次在卒能服在紛能整師友徒旅出入相莊素履坦坦不數明晦於乎先生之學其可不謂之安且成哉道無常家寓庸靡忒匪日用出入奚倫常之極則匪作止語默奚夷險之經權諂瀆去而幾知樞機審而遠應尺屈之存以考旋履在易蠱之隨君子以嚮晦入冥息謀績于寢興考德于言語飲食一室之事也消志質體乃克從道用勿墜易以不窮明王不亡治以言承事孰大焉難孰勝焉史周復起其把臂先生首後余哉師以

漢魏晉元諸君子征邁相勛靡替風尙有不變于天地者而以與于天地之事先生何知焉順治乙未季春望日溢水友弟張鏡心譔

余居燕趙之邦樂與賢家長者遊每聞忠孝廉節激發震動可悲可喜之事輒數十年不去於懷又好逢人稱說或爲俗子庸人所厭聽遷延欠伸余猶津津擊節不置也憶公車過保陽渡白溝望椒山先生墓隕淚如雨拜瞻祠下取駭石痛擊祠前鐵偶人趙文華嚴世蕃等行道之人錯愕莫解余與二三昆弟狂歌上馬竟去既

夏峯集

舊敘

三

而仕京師則聞椒山同邑人孫鍾元先生於楊猶龍又得讀先生乙丙紀事提攜左右滄嶼蓼洲廓園諸先生於顛沛困危之中料虎頭捋虎鬚先生不顧先生異人哉先生之門人以先生夏峯集相示嗚呼余嘗惡人之言行不相顧以名教自文其淺陋而其所行無幾微之克肖徒以是爲世誦病若先生者行而後言之者也行之而後言言太極言定性言朱陸言良知何莫非忠孝廉節之繽紛馥郁者乎先生講學百泉之上從之遊者皆海內大賢披其著書而雍容氣象如覩有德者必有

言非言也德也余於先生徵之矣若夫無言之旨見聞之知軻之死不得其傳而濂溪諸公傳之者余似有所悟於中他日願見先生一就正之陶淵明不云乎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康熙元年壬寅秋日鄙南第魏裔介敬題

昔文中子生隋唐之際佛老盛行毅然以孔子爲宗匹夫肩絕學之統其有功於斯世甚大朱子集羣儒之大成其徒傳之金華諸子遞相授受至明初制作一代典章率本朱子之教以是知大儒抱道空山修明六經非

夏峯集

舊敘

四

一世之業也容城徵君孫先生登萬曆庚子鄉薦與鹿忠節爲友以躬行相砥礪居親喪結廬墓側於憂戚孺慕中悟心性原本慨然以聖人爲可學而至天啟乙丙間大興鈞黨之獄左魏周三君子橫被榜掠故交避匿先生獨上書樞輔鳴鼓舉旛爲之鳩聚伏助生死禍福不足動其中其剛大之氣復如此時會搶攘保全危城避亂山中隱然負王佐之望徵書屢責堅辭不應晚年攜家蘇門聲華刊落生徒數百結廬相就其地自姚許之後稱再盛云先生於道慎擇而約守之發爲文章皆

躬行心得之餘未嘗有新奇可喜由其說而持循之人
人。可以寡過所著書皆明前儒所未發嘗以古今諸儒
見有偏全力有淺深要以不謬聖人爲歸慈湖以傳子
靜者失子靜龍谿以傳陽明者失陽明儒而雜禪不可
不辨苟無致知力行之實徒憑揣摩億度以軒輊前賢
先生之所不與也九十老人晨興拜謁家祠獨坐空齋
竟日無惰容事物之來泛應曲當濁酒孤燈對友誼學
至丙夜不倦自非功深於人之所不見者烏能自強不
息如此乎當草昧初開干戈未戢人心幾如重寐賴先

夏峯集

舊敘

五

生履道坦坦貞不絕俗使人知正心誠意之學所以立
天經定民彝不因運會爲遷移振三百年儒者之緒而
爲當代理學之大宗其於文中紫陽何如非愚之所能
知其有關於世道則一而已矣唯陽門人湯斌敬題
道原於大學衷諸孔天之道生生不息孔之學純亦不
已故孔子本其信諸天者以立師垂教而後世之師範
相傳亦本其衷諸孔原於天者以遞相傳信於無弊否
則是舍太極而裂風雷山澤於分位則天地窮外天德
而別帝王師相於異行則聖賢亦窮矣予小子恭讀先

師徵君夫子夏峯集而愈知學惟以不悖孔子爲極詣
也先師之學以天爲歸以孔爲的以至誠爲全量以慎
獨爲工夫以知明處當爲力行之實地其所以信獨見
而化異同者總之以孔子印諸儒也自考亭象山之辨
聚訟未息而姚江之義相繼而起或者以先師爲非考
亭之學者先師不辨也蓋自志學以至屬纊無一日非
窮理之事也或者以先師爲道姚江之學者先師亦不
辨也蓋自與庶幾而定交講明良知無一日非格致之
事也或者又以先師爲考亭姚江調停兩可之說者先

夏峯集

舊敘

六

師亦不辨也若窮理爲孔子之窮理致知爲孔子之致
知苟不同脈何以調停若果異端誰爲兩可但當看其
是孔非孔不當問其誰朱誰王則考亭姚江之辨後人
正亦未易以左袒虛見爭也是集也先師一生學問所
存其間考亭象山以及姚江之說各有定論蓋入處與
成處微分要其精神確乎不疑總之以孔子印諸儒兩
集各若干卷懼不一而學一無處非天之道無處非孔
之教即無處非先師之學也石城門人趙御眾敬題

夏峯先生集紀事

先大父徵君公舊有歲寒集三十卷蓋六十歲以前所著答問詩文皆載焉嗣有歲寒續集若干卷專載六十七歲以後之文而未備答問與詩則門人子孫各有鈔本

夏峯集

紀事

七

等亦不肯令一寓目淫懇之再三止出示其序文展讀再過輒取而留之淫因錄其槩度之案頭問其歸已別易其稿矣今寬夫已作古人而書仍不可得或言其生時曾以副木付耿逸菴先生及訪而求之外較脫落絕不似經意選訂者且無序例亦未審是其真本否也但先大父及門士凋謝殆盡而耿子保汝又經年病以牀蓐間先子暨諸伯叔或相繼去世而存者復老病不耐繙閱淫每與保汝言之保汝歔歔嘆息輒以其事見督淫實遠巡不敢承既而自思年已六旬雖所學未成而

侍祖膝者三十餘年猶得稍稍聞其意旨若因循衰老

心力積迷則書成無日因於戊寅春日鍵戶滌慮逐一細閱至仲冬訂為十四卷二十四萬餘言計其全數才十之二三耳冠曰夏峯先生集存保汝之言成保汝之志也其當與否惜不得與之盡言欲請正當世大人先生而荒村艱於鈔錄

夏峯集

紀事

八

書始覺所謂六十至九十工以日進而密者似彷彿有所窺見第是書成不知果能傳其精神耶抑可藉以存其面目耶淫不能不撫卷增痾且增懼矣康熙己卯且月吉旦仲孫淫沐手敬識

夏峯先生集 別傳附錄

孫徵君先生傳

相輝 魏裔介

先生諱奇逢字啓泰號鍾元保定容城人祖臣嘉靖辛酉鄉貢山沐陽令歷官河東鹽運司運判居官以廉著鄉里有長者稱父丕振邑諸生學使者以文行授儒官公兄弟四人兄奇儒奇遇著名膠序弟奇彥爲武城宰兄弟相師友皆砥礪名行少爲閭黨所推公十四歲入邑庠謁楊尙寶補庭補庭同設在圍城中內無糧芻外無救援當如之何先生應聲對曰効死勿去補庭曰此

夏峯集

一

足卜子生平矣補庭者忠愍公子也明年以高等食廩餼十七歲登萬應庚子京兆榜與定興鹿伯順公善繼爲友以聖賢相期勉不爲口耳章句之學相與講習討論取諸儒同異而發明考證之中有自信人卽辨駁不顧也二十二歲丁父艱哀毀成例病喪葬一準古禮偕兄弟結廬墓側不飲酒不食肉不御內者三年服甫闋旋丁母艱既葬倚廬六載如一日苦學使者李蕃具以事聞特旨建坊旌其孝公家固蕭然值兩親喪葬之後產益落饗殮常不繼邑中富室有願以金粟貸者及

邑長欲以事屬公關白一言者公皆婉辭力却每至絕糧輒割郭外田易粟一日與鹿公講學自辰至日昃蒼頭始持豆麩作羹以進而食貧自甘若將終身以父母未伸一日之養遂淡然仕進從憂思忍鬱中灼見功在慎獨隨時隨處體認天理而名教自任義之當爲不少退避邑紳士范薛等被誣禍將莫測公同鹿公跋涉風雨中白之當路始得平天啓乙丙間逆奄魏忠賢竊柄毒虐忠良左僉院光斗魏科都大中周文選順昌三君子皆與鹿公爲友於公有國士之知當左魏被逮時僉

夏峯集

二

院遣其弟光明科都遣其子學泚相投周文選順昌書有一身作客同張儉四海何人長孔融之句公義激而起時鹿公贊孫高陽師於榆關其父鹿太公出身營救於時厥衛嚴緝爲兩家子弟計棲身之所上書孫樞輔公求援略云左魏諸君子清風大節必不染指以庇罪人此何待言獨以善類之宗直臣之首橫被奇冤自非有胸無心誰不扼腕維桑與梓罔浮邱舊履地也遺愛在人不止門牆之士輿歌黃鳥昔盧次梗一莽男子耳謝茂秦以紗布衣爲行哭於燕市曰諸君不生爲盧

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獻吉在獄何仲默致書楊遠菴求爲引手康德涵義急同調至不自愛其名浮邱廓固之品固當直踞獻吉何次梗敢望某等一介書生無能哭訴尙負慙於茂秦閣下功德前無遠菴憐才扶世之感諒亦有激於中稍一幹旋且有出德涵上者樞輔隨具疏以關門事請入覲面奏機宜忠賢聞之適御牀而泣爾孫承宗提兵數萬欲清君側奴輩必無噍類上卽馳旨止之僉院竟擬贖二萬科都五千嚴期追掠公深念南來者未必卽至且科都介節家無以

夏峯集

三

應與鹿太公張果中謀義助完贖災蒸策蹇奔走數百里外餼數百餘金賚送都門而科都已斃杖下矣科都旣斃僉院之追比倍嚴公與鹿太公計僉院舊爲屯田使曾以十三塲子粒爲定興開永賴之利又督學畿輔知名士悉拔高等約鄉民凡十三塲子粒畝捐錢一文可得數十萬緡約青衿各隨心力或數錢或一兩可得數百金於是輸者雲集數日之內義湊數百兩送至而僉院亦斃杖下越一年周文選又述其友朱祖文先攜其手書至云某以迂愚拙直懼此嚴旨雷霆雨露均屬

聖恩在臣子只宜歡喜願受窮子同來因其中途患病力遣之歸所仗止一密友朱完天全賴吾兄爲之覆庇知不須多屬也時伯順已從關門入里與公計護完天北行復借力區畫得數百餘金送都門而文選又斃杖下諸君子之不免於死虐發方張凡素往來者皆鍵戶遮跡無復過而問之公急難拯溺置身家性命於度外而害亦卒未之及也澤內高其義有范陽三烈士之稱蓋公與鹿太公張果中也保母奉聖夫人客氏與魏忠賢相表裏其弟光先以時焰傾結士大夫一時附其門

夏峯集

四

者恐後恒欲延公座上不可得介所知餽名馬公曰家貧不能芻養復致芻秣之需公曰孱弱病軀不勝騎乘辭婉而確卒不受邑元儒劉靜修墓在溝市里荆榛樵牧公過而傷之偕同人建祠塹坊歲時率紳士掃墓復公舉邑前賢李仲張紹烈配饗祠中請於邑令鄉之人得免其徭役孫樞輔公督師榆關鹿公與茅元儀參贊師中樞輔數向二君言公可大用欲爲推轂令元儀來商謂先以職方題授代鹿任公曰君與鹿君從樞輔二君之才二君之志也某旣無其才又無其志願老公車

不敢借途求用。茅曰：元儀辱公，知身在危疆，公寧無一言教我耶？公曰：朝野所倚重者，關門一片地，將相不調，未有能立功於外者。若文士之雄，所朝夕共事者，二三大帥耳。倘有一見才之心，便不能容人，人寧有為我用者？元儀佩服其言，後祖帥以疑懼東奔，中外驚駭。元儀鼓勵大帥馬世龍，追還得和衷共事。元儀嘗自謂可，不負孫公之教。而樞輔公序、公家乘亦云：尹吉甫佐周宣王中興，歸而飲讌，歸功於張仲孝友。啓泰實為余孝友之張仲也。公為當世所引重如此。庚午御史黃宗昌薦

夏峯集

五

公與鹿公可當大任，請行徵聘。公具呈力辭。朝野重之。稱曰：徵君。甲戌禮科給事中王正志保舉公不赴。歲丙子，大兵薄畿輔，逼容城。公與兄若弟率宗族鄉黨入城。鄰邑戚友奔集，依公者數十百家。時秋霖土堞傾圮，西北隅尤甚。公獨領西北一面，未築而兵突至，即窺其圯者。公隨禦隨築，移時而城成，調和官紳以濟同舟。倡勸捐輸以保身家，攻數次竟得保全。於時鄰近大邑俱陷，獨容城屹然。若金湯，巡撫都御史張其平恤刑員外郎胡向化俱上其事，奉旨加級擢用。嗣南大司馬范景文

以軍務聘公，俱辭不赴。時天下多事，鋒鏑時傳，人無安枕。戊寅冬，有兵革之事，公率子弟門人入易州之五公山，族黨紳士依之者愈眾。公飭武備，輯人心，為守禦計。誓神告眾，暇則講禮興學，誦詩讀書，修冠婚喪祭之儀，相恤相觀，簡而可守。於干戈搶攘時，隱然揖讓禮樂，遠邇皆服其德化。至壬午，迄甲申，避地者三，有掃盟餘話，引田子春避地徐無山掃地而盟之義。門人有雙峰書院，記其始末。鹿公講學江村，去公家三十里，兩公門人互相問業。鹿公沒，公獨肩學統者四十年，嘗攜家寓江

夏峯集

六

村，發明大旨，寓定與之百樓者六年。又寓新安，又寓祁州。公多年旅食，不問家人產而隨在能安。一囊貯米，屢罄不見有憂色也。鼎革後，嘗病瘡，湯國子監祭酒薛所蘊以讓賢薦。兵部左侍郎劉餘佑以舉知薦。順天巡按御史柳寅東以地方人才薦。陳棐以山林隱逸薦。公俱以病辭不赴。因田廬充采地，移家於衛蘇蘇門百泉之勝。為宋邵康節元姚許諸儒高尚講學之地。遂家焉。水部郎馬光裕贈夏峯田廬，闢兼山堂，讀易其中。率子若孫躬耕自給。門人日進，公樂易近人見者皆服其誠信。

生平未嘗以講學自居不繩人以難行之事聆其緒論無不信聖賢之可爲上自公卿大夫以暨田畝野老有就公相質者公披衷相告無所吝也中州直指藩臬諸臺使者嘗過夏峯修式廬之禮公川家雞黍倦倦以民瘼爲念嘗云匹夫爲善康濟一身公卿爲善康濟一世某力不能及民願公減一分害民受一分之利至負笈北面有千里百里者卿貳韋布不作岐觀卽悍夫武弁聞之傾心悅服自勉於善或有以始終瑕瑜爲公咎其濫者公曰與人爲善論其見在已往將來安可必耶公

夏峯集

七

學以慎獨爲宗體認天理爲要以日用倫常爲實際嘗言七十歲工夫較六十而密八十工夫較七十時而密九十工夫較八十而密學無止境此念無時敢懈此心庶幾少明非堂上人不能判堂下之是非視聽言動無非禮子臣弟友能盡分戒欺求慊此是聖賢真境界也考訂諸儒輯成理學宗傳二十六卷識趨學力於此見其大端矣公一堂萬然一身粹然當八十六歲之辰子孫門人正爲公稱觴公家孫自容城抱其元孫亦至五世迤藤內外近百人遠近咸以爲異至天性孝友兄若

弟先逝已久每觸其手蹟輒爲涕零當兩先人忌辰慘容素食九十歲後猶孺慕如少年生平尤篤友誼故人子孫饑寒顛沛不能自存者見之惻然推解無倦色而處人之美終人之節風化所自任甚力如割股孝子之往法爲助其婚嫁則耳節婦孫先祚妻李氏貧得其養死葬以禮邑紳皆可成乏血嗣倡議立嗣贖金經理其家諸如此事難以悉舉自之衛後有日譜卷帙浩繁宗傳外有四書新指二十卷孔學使刻于大梁余爲之序四禮酌一卷李居易刻于密縣張元樞刻荅問於覃

夏峯集

八

懷魏一齋常大忠刻荅問文集於上谷余爲之序公歿後趙刺史刻書經近指於陰陽取節錄六卷孝友堂家乘八卷舊刻於上谷讀易大旨聖學錄兩大案錄綴輔中州人物考甲申大難錄歲寒居全集尙未授梓康熙乙卯四月二十一日終於夏峯享年九十有二前數日不能飲食整衣危坐與門人子孫講論不輟有考終錄識記甚詳歿後官吏紳士以迄窮鄉老幼殘疾貧窶之人無不奔走哭弔門人千餘里皆服心喪治葬事冬十月葬於夏峯東原衛郡六邑紳士合詞請於學使者祀

